



陈天鸣

有一座城，在粤东。还有一座城，在粤西。两座城都有我的亲人，偏偏我住的城在中间。每逢“五一”、国庆、中秋、元旦这些节假日，到底往东还是往西，我总是格外纠结。

父亲在粤东惠州。每次说我决定去惠州，他便像孩子似的高兴，准备好一桌我爱吃的菜。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，问我什么时候出发，上车没有，到哪里了，什么时候到……在他眼里，我始终是个孩子。

有时塞车，说好中午到，结果下午还没到，他比我更心急。饭菜热了又热，午餐变晚餐。当我熟门熟路地走进小区，他早已守候多时。从四楼的窗口将钥匙抛下，给我开门。仿佛我掏钥匙那几秒，太漫长。

刚来一两天，我待在家陪他聊天，看电视。可是难得来一趟，父亲会催我出去走走，看看风景，见见朋友。每次出门，他再三确认我身上是否带够零钱坐公交车。

出到门口，父亲永远不忘说一句：“不要太晚，天黑就回来吃饭。”然而未等到天黑，饭点也未到，他就打电话来问：“回来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快吃饭了……”

欢乐的假期过得特别快，转眼飞逝。临走前一晚，我说：“阿父，我明天要回广州了。”闻言，父亲难掩失落。仿佛我昨天才来，今天就要走了。

离别之际，毫无疑问，“最后的午餐”又是相当丰盛的一顿。酒足饭饱，我拿起背包，跟父亲说：“那我回广州啦！”终于，真的要走了。他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送我到门口。看我一步一步走下楼梯，直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。

下了楼，我抬头往四楼的窗口望。看到父亲探出头，目送我离开。我挥手示意，他用沙哑的嗓音喊：“回到广州给我电话！”然后，望着我的身影渐行渐远。直至，看不见为止。

从小到大，以上场景上演无数遍，直至2025年6月15日，父亲节。

那天，台风“蝴蝶”来势汹汹，携风挟雨席卷广东。姐来电话说，父亲中午走了。很突然，这个疼我爱我对我寄予厚望的人，永远离开我了。我仿佛听见大树轰然倒下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

冒着狂风暴雨，我赶去见父亲最后一面。雨很大，大得看不清路。从广州到惠州，一百四十多公里，平时两个钟的车程，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。

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，没有哭，只呆呆望着密集的雨，噼里啪啦地打在挡风玻璃。雨下了一路，雨刷吃力地左摇右摆。我从来没想到，去惠州的路那么难走。

在殡仪馆，我将情绪控制得很好，默默送完父亲最后一程。一直以来，父亲教育我，男孩子要坚强。但不管我装得怎么若无其事，我知道，往后余生再也不一样了。

回广州的路上，台风尚未过境，雨依然在下。我终于很清醒地意识到残酷的现实，潸然泪下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用在节假日纠结往东还是往西了。因为，再也没有人在惠州眼巴巴地盼着等着我了。

雨下了一路，我泪洒了一路。无声地，哭给自己看。姑说，爷爷奶奶去世时她哭不出来，事后回想才忍不住落泪。原来真是这样，想到再也没有父亲了，我心痛不已：“最心痛是爱得太迟，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，盲目地发奋，忙忙碌，其实是自私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那年，父亲出生于粤西罗定老家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从部队分配到惠州工作。由普通的农村娃，鱼跃龙门成为城里人，父亲是村里人眼中有出息的人，让整个家族引以为傲。

在惠州成家立业后，父亲接我爷爷奶奶过去享福，还提携很多亲戚朋友到那边谋生。每年清明，回老家祭祖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刻。从村口走到祖屋，十多分钟的路，沿途看到父亲拿着大包小包意气风发归来的村民无不羡慕，称赞他光耀门楣。

在七十六年的时光里，父亲见证祖国走向强大，盛世如他所愿。作为一名军人，一名拥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他正直、善良、努力、坚强，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，受人尊敬。

晚年的父亲备受病痛折磨。或许，老天爷带他离开，对他是一种解脱。惟愿天堂没有病痛，这样寄望着，同时也安慰我自己。只是，我宁愿每逢佳节倍纠结，也不愿“三城记”变“双城记”。

多年前，谁也不曾想到，我会与这三座城市同时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，只能说缘分使然。人世这一遭，有憾无憾，终将成过眼云烟。包括缘分，也会有土崩瓦解的一天。然而还是感谢缘分，让我们联系在一起。

永远值得铭记的三座城市，永远值得珍藏的记忆——属于我的“三城记”。

稻香

秋色美

钟芳

秋风送爽，稻谷飘香，故乡最美的丰收季节到来了。周末回了趟老家，走在通往田畈的小路上，一阵亲切而熟悉的稻香便扑鼻而来，带着醇醇的热意，沁人心脾，在人的腑脏间久久回荡。

我是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，很早就与稻子有着深厚的情感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种植水稻，我是念着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成万颗子”的农谚长大的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。下过一场春雨后，趁着这难得的好时辰，父亲总是率先脱去臃肿的棉袄，挽起裤管，吆喝着耕牛，犁开沉寂一冬的土地，将希望的种子撒向田野。一个长长的夏天过去了，一株株秧苗分蘖、扬花、抽

穗，快速成长。待秋天来到，飒飒秋风把万顷良田吹黄了，片片金色稻浪翻滚。随着那些闪光的稻谷被收割下来，香气一阵阵弥漫，和着金风轻轻荡漾，香满了田野，也香满了整个秋天。

稻子黄熟了，村庄开始沸腾起来。一大早，家家户户都把镰刀磨得锃亮，然后抬着打谷机、挑着农具，向各自的庄稼地里走去。女人们俯下身子，镰刀挥舞，一排排金灿灿的稻穗齐刷刷地倒下。“嗡嗡”声中，男人们一只脚使劲踩着打谷机踏板，双手合抓一把稻谷放到滚筒上前后左右不停翻动，只见脱粒的稻谷瀑布似的流向下面的谷仓里，秸秆碎末到处飞，最后只剩下一把

干干净净的稻草了。孩子们也没有闲着，一趟趟来回去端茶送水，或帮着递送割下来的稻穗，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儿，田间地头到处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，丰收的喜悦浸染着人们的心田，以至于日光的毒辣都抵挡不了大家风风火火的干劲。一个个都是满面通红，汗水也顺着脸颊不由自主地流淌。我虽然是个女孩子，可到了稻谷收割的季节，到农田里割稻、收稻，也跟男孩子一样，从不惜力。也因此，小小年纪就深刻地体会到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辛劳。

黄昏时分，村村低矮的瓦房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，一担担的谷子被挑到了晒谷场，箩筐虽沉，路途也辗转，

但一路闻着稻谷散发出的香气，走起路来浑身是劲。新稻晒过几个太阳，家家户户的谷仓丰盈起来。装上两箩筐挑到碾坊，担回的就是白花花的

新大米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秋天来了又去，稻子熟了一茬又一茬。如今，割稻普遍用上了收割机，耕耙田也是机械操作，现代示范农业成为乡村田野一道新风景。那些走在田间小路闻着稻香，看着蜻蜓、青蛙，收割稻子的美好时光已成为一种记忆。经年离乡，我依然怀念着故乡的秋天，怀念着那撩人情怀的稻香。稻香四溢的季节，让我感受到金秋的丰厚与浓情，也让我感受到家乡的温馨和童年的快乐。

人间百味，尽在灶火

留丽灵

自握起厨刀，我便在咸甜酸辣间摸索前行。总想调出绝味，却常差之分毫；纵使耗尽心力，仍以隔雾观花。每逢这时，师父便给我“当头一棒”：“火候未到也。”直至那年霜降，守着砂锅煨了整夜东坡肉，我瞬间领悟，锅中之物竟与人生相通——真味不在菜肴，而在熬炼的过程。

学厨之初，师父命我切三萝月步。每日天微亮，我便起床，对着水缸练直刀、推刀、滚刀，萝卜屑沾满衣襟。最难忘的是那个梅雨天，在浙南农家灶房学做粉蒸肉。土灶柴火难控，蒸笼漏气，我守着三寸火眼不停添减柴薪。竹编蒸笼噗噗作响，水汽氤氲中看见阿婆将新碾的米糠撒入灶膛，火星噼啪跃起，竟在石灰墙上映出流金的纹样。那种人与灶火相互驯服

的时光，是如今星级厨房的智能灶具给不了

的。

灶台间的奥妙，

在于懂得等待。我曾于前半夜将老母鸡、火腿骨、干贝沉入冷泉，文火慢煨至天蒙蒙亮，撇尽浮沫却不搅动乾坤。待晨曦透进窗棂落在汤面上，清汤竟已成金茶色，表面浮着星点油花，如碎玉沉金。也曾为寻最配豆腐的笋，在莫干山竹林守候雷雨——只因师父教导过：唯有春雷后的破土嫩笋，带露采下即刻入锅，方能保有那口鲜甜脆嫩。

淮扬菜里最见功夫的是文思豆腐。学艺三年。师父才肯让我碰这块嫩豆腐。他要求我将豆腐切得不容一丝断裂。刀尖微颤之际，我才明白这哪是在切豆腐，分明是修心养性。后来在扬州老店见得真章：老师傅凝神屏息，刀走游龙，豆腐入清水倏然绽作千丝万缕，真如雪絮纷飞。那种极柔至刚的转化，胜过万语千言。

最佳的烹饪往往是偶然所得。在徽州试制臭鳃鱼，连日失败后我索性将鱼悬于梁下，任其自然发酵。第三日暴雨倾盆，瓦檐漏雨溅入陶缸，谁知竟催生出色美菌群。开缸时异香扑鼻，鱼肉如蒜瓣层层绽开，蘸上辣酱入口，竟尝出时间雕刻的韵味。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邂逅，恰似

人生不期而遇的馈赠。

后来行走四方，我在四川见识花椒与辣椒的共舞，在岭南体会果木与烧腊的缠绵，在西北领略羊肉与孜然的邂逅。但凡有机会到异国，我总要钻入市井尝尝街头小吃：曼谷船粉的酸辣，巴黎可颂的酥香……味蕾记住的不仅是味道，更是那个清晨，那阵炊烟，那位摊主笑纹里的故事。如今，我越发觉得，烹饪的至高境界不在技法。正如那位日本老师傅教我捏寿司时所言：“最好的醋饭，要能让鱼肉觉得回到海洋。”

是呀，烹饪调配的不是食材，是天地四时；掌管的不是火候，是人生起落；雕琢的不是滋味，是生命百态。当灶台前的青年熬白了头，终于懂得盐要分三次放，醋要沿锅边淋——这何尝不是与万物对话的修行？

烹饪之道，使我想起生命的真谛。择菜时的取舍，翻炒时的进退，调味时的平衡，恰似人生路上的种种抉择。那碗终于熬成的心血之作，最终滋养的不是肠胃，而是灵魂。

正如师父临终前所言：“一锅好汤，喝的是岁月。”

钓起岁月里的甜

李光明

从前的时光。幼时的我，凭着一股机灵劲儿，成了邻里间小有名气的“钓鱼王”。周末清晨，我常蹲在地上，从家门口猪舍边的泥土里，小心翼翼地翻找钓鱼用的蚯蚓，想能快点凑够一罐子“诱饵”，好去村里二大爷家的鱼塘过把瘾。鱼塘里养的都是二大爷精心照料的家鱼，平日里旁人想靠近都难，可二大爷待我格外宽厚，见我提着小桶、扛着自制的鱼竿跑来，从不撵我走，只是笑着叮嘱一句“慢点钓，别掉水里”。我便找个阴凉的角落坐下，把挂好蚯蚓的鱼钩轻轻甩进水里，眼睛死死盯着水面的浮漂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往往不消多久，浮漂就会猛地往下一沉，我急忙提竿，大多数时候，总能钓上一尾肥美的鱼来，桶里的收获越来越多，心里的欢喜也跟着溢了出来。

有时我钓的鱼太多，家里的盆盆罐罐都装不下，母亲便会生气，皱着眉头

说“写保证书，不许再去钓了”。我嘴上连连应着，心里却知道母亲只是怕我累着，也怕水边危险。可即便真的被逼着写保证书，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刻，心里也是甜的，那是被家人牵挂的幸福，是藏在钓鱼趣事里的荣耀。

不过写了保证书后，我就真的不钓了。直到后来参加工作，办公室门口有池塘，池塘连着附近别墅区的生态湖，所以池塘里的鱼多得数不清。每天见到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，我便心痒难耐。

我偶尔揣着一小袋面包，午休时便拿出钓竿，把面包捏成碎屑挂在钩上，轻轻放入水中。面包的香气瞬间引来一群白漂鱼，它们像离弦的箭一般围过来争食，浮漂被鱼儿拖下老远，我提竿的瞬间，便能钓上活蹦乱跳的鱼儿。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耳边是鱼儿跃出水面的声响，我手里握着鱼竿，心

里满是幸福。

如今生活节奏如发条般紧绷，人们难得静下心拥抱宁静，而钓鱼恰是这样的出口：握起钓竿的瞬间，烦恼便随水波散去，只剩与自然对话、与自我的和解。钓鱼的乐趣，从来不止于钓上鱼的瞬间，它从不是简单的休闲，更像一种生活态度，教会我们耐心等待，懂得观察思考，也让我们在与流水的相处里，学会珍惜每一份来自时光的馈赠，感恩每一段纯粹的欢喜。

那些钓鱼的时光，成了我一起，便嘴角上扬的印记。或许这就是钓鱼的魅力：它把我童年的天真、成年的安稳，都酿成了日子里的甜蜜，我无论走多远，只要想起那些默默坐在水边的日子，心里就会漾起一片柔软

的平静。

